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八十六回 蘇麗君牢籠施妙手 石漱姐舉動露機心

卻說蘇麗君要想秦珍這片舖子，你道他是什麼意思？原來，蘇麗君這人最是有深心的。他姊妹兩個，本是氣同道合，凡事都預先商量妥了，方才照著計劃施行出去，把這兩位紈袴公子玩弄在股掌之中。他的主意，是要秦珍把些銀派還秦瓊，然後再由蘇愛君把秦瓊的現銀吸收了來，一面既把這片舖子給了自己，自然可以拿著舖子的名義，向錢莊裡去支用款項，等到時機成熟，弄著了幾萬銀子，他兩姊妹便席捲而去，任他這片舖子開著也好，倒閉也好，橫豎不是自己的牌面，少不得有這兩位紈袴公子擔著肩子。這些計劃，都是蘇麗君的深謀老算。愛君為著自己的利益，自然照計而行，只可笑秦珍一個四十來歲的人，卻被這兩個女孩子蒙在鼓裡，一些也不曾窺破，心裡還想：「如果麗君養得一個男孩子下來，那便名正言順的可以娶回家去，不怕藕香沾醋拒絕的了。」卻不知道他的三個月娠，也是子虛烏有。到得年底，秦府裡正忙著過年，秦珍剛自西正院出來，打算到萬豐裡去，迎面碰著兆貴鬼鬼祟祟上來，低聲道：「爺可往舖子裡去？」秦珍道：「這會子我哪裡來的工夫！你問我作什麼？可有什麼事？」兆貴見四下沒人，因道：「方才瓊二爺把小的喊去，叫我趕來告知爺的。說是蘇家的兩位小姐，不知到哪裡去了，房間裡箱籠只只都空，萬豐的折子卻擱在抽屜裡面，不但把存著的錢都抽空了，並且還支用過五千銀子。」秦珍聽說，不禁氣得目瞪口呆，因道：「這可不是做了放白鴿的嗎？你可聽說他們兩個是什麼時候走的？」兆貴道：「舖子裡人說，還是前兒灶神老爺上天的那晚走的，因為爺和瓊大爺都有好幾天不曾去，只道是爺叫他們到那裡去的，所以也不曾留意。才今日個瓊二爺開進房門去一看，衣服、首飾都不見了，才知道是上了道兒呢。」秦珍也就無話可說，便教兆貴跟著，回到舖子裡去。少不得一番煙塵抖亂，派人出去四下追趕，哪裡還追得轉來？只好付之一歎！因此一來那片舖子也就岌岌可危，收進的帳款都被蘇麗君卷了跑去，這裡欠人的帳都要如數照付。關礙著自己的牌面，不得不向萬豐去挪些款項來彌縫過去。倒是秦瓊落得置身度外！因為這片舖子，他已早經並歸秦珍。雖則得著的錢已經化為珠寶被蘇愛君吸收了去，卻也沒得什麼後患，不比秦珍損失了許多現銀，還要替他背上一身債務。但是按到歸根這一件事，還是沈藕香和石漱芳兩人作成他的。若使他兩人略放鬆些，也和婉香一般容得三妻四妾，也不致於要養著外婦，套上這個圈套呢？如今把這事表過不提。

再說東府裡，自從秦文去世之後，袁夫人也就不問家務，一切都由石漱芳作主，一年以來，要長要短只都任著漱芳。帳房裡的金有聲，本來是漱芳的嫡親母舅，所以凡是漱芳開出來的帳，無不照辦。裡面掌家務的雖是藕香，卻也不敢駁回一字，因此，自從秦文故世下來，東府裡用的錢，竟也不可勝數。到得年下，愈加不必說了！只見帳房裡的金有聲，盡拿著萬豐的上單，一張一張的填著數目，發給出去究竟有多少數目，不但作者不知，連秦府裡最高級的主人翁，如：柳夫人、袁夫人等，也都不很明白，也只是秦府的制度如此，怪不得大家糊塗。只因秦文在日，一個兒掌著財權，從不和人商量一句，也不肯把底細告訴一人。他的意思，以為：婦人、女子的識見，萬萬不及自己；一班子弟，也沒一個懂得世面。所以，只把內部分的米鹽瑣屑，以及各房中的衣穿、首飾，親戚家的慶弔賀唁，委托了沈藕香一人，叫他做個內外帳房的職務。要錢用時，只須開個單子，蓋上一顆藕香的圖書，便向外帳房金有聲去取。按月只把帳簿送與秦文一看，只要內外的收付符合，也就沒得話說，所以，沈藕香的職權，專是管著對內的支出一部，只算替各房戶裡做一個總管罷了。至於收入的房租、田息等項，不但藕香無權過問，便是金有聲，也是不經手的，所以，金有聲的職務，也與藕香差不多，只管秦府裡對外的一部分支出。要錢用時，只銷拿著「萬豐」折子去取，或是開出即期的兩聯上單，任便填著數目，付給與人。這單子的效力，竟和鈔票一般，人家收去時隨時可取現銀，所以拿著上單的人，只在市面上大家通用，並不去取現銀，這也是秦府裡的聲望所致。能夠取得一般人的信用，可也不容易呢！至於秦府裡的常年進款，向來都由秦文自己經手，逢年到節，收了來時，就存在「萬豐號」裡，另外立起許多的花名戶頭。每到年下，酌量數目，拿幾戶做了收付衝帳，一面任他欠著，一面任他存著，所以，這一盤帳除了秦文自己之外，竟沒一人明白。便是葛雲伯也不十分仔細，只知道這些花戶都是秦文經手的存款罷了。究竟哪一戶是秦府的化名，哪一戶是秦文的私己，哪一戶是經手的存款，實在也莫明其妙，所以前兒秦珍問他，他竟回答不出來。不過內中有幾個戶名，秦文每年拿來做衝帳的，大約就是秦府的「公眾進款」，每年計算，大約總可抵衝得過，所以葛雲伯並不著急。不道自從秦文故後，秦府裡的帳面竟是只有支出，並無存進。當初還道：「因文老的喪事，府裡要用錢的去處正多」，所以也不留意。直到今年：「秋節」過後，不想凡是秦文經手存著的戶頭，竟也一個個的抽了出去，不免惹起葛雲伯的注意，他也留心窺察不止一日了。

這一日，葛雲伯拿定了一個主意，竟把金有聲請到號裡，向他開談道：「文老去世之後，府裡面總攬財權的，便是令甥女瓊二奶奶。你有翁是他母舅，他們女孩子家懂不得的事，你老哥也該指導指導才是，怎麼說自從秋節到今，凡是文老經手的存款，一味子只向號裡來抽，抽了去，也不再存下來，這不是有意和我為難嗎？今兒我查一查帳，除了承禧堂名下的『田房租息』，以及柳夫人和寶珠名下的私己存款之外，凡是文老存進來的錢，竟已大半都拿了折子，不知不覺的來抽了去。照這樣玩去，可不是要我的好看嗎？虧得我還擔得起肩子，不呵，當這年關上，禁得起玩的嗎？我請你老哥來，不為別的，便為這個，只問你令甥女做的事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究竟把錢抽了去，存到哪裡去的？不要回來放一個空，那是不當要的呢！」

金有聲道：「文老故後，掌家政的卻是珍大奶奶。我家漱兒，不過只管著東府裡太太小姐們的用度。要辦什麼，依舊開了單子，送到珍大奶奶那裡去蓋了圖章，發到外帳房來領錢去辦，從不曾直接向外帳房領過一個錢。你老哥說我甥女『總攬財權』這一句話已就錯了，至於文老經手的存款，自然有一筆款子，總有一個主兒。『萬豐』的折子，想必總在存戶的手裡，他們要來抽用，我甥女如何好去阻他？並且，那些存戶要來抽款時，也不致於先去和我甥女商量，我甥女如何能夠挨家兒的預先通知去，教他們不要來抽動呢？」

葛雲伯聽了這話，不禁「呵呵」的笑了起來道：「老哥，我和你說體己話，你倒和我打起官話來了！老實說，有些事體我也不來瞞你，你也不必瞞我。文老經手的款項，除了信記一筆是葉老太太的，此外幾十個存戶，無非都是他老人家一個人的化名，如何瞞得過我？」金有聲道：「這話我可不懂！他老人家何必化出許多名來？」葛雲伯道：「你真不知道嗎？你如果真不知道，你去問問你令甥女就明白了。」說著，冷笑了笑。金有聲不免有些臉紅了，答不上一句話來。葛雲伯又道：「老實說吧，這萬豐字號，雖說是文老的大股兒，但是我兄弟自從經手到今，已經三十年下來，一擔肩子，都挑在我的身上，萬一倒塌了，東府裡坍了台不打開，我可坍不起台。今兒是年二十七了，府裡要錢用時，請你問令甥女去要折子，到新存著的莊上支去便了，我這裡要顧自己的牌面，預備另外的存戶。也許和令甥女一樣，一口氣來抽取款子呢！」

金有聲聽到這話，不禁惶窘道：「你老哥怎麼講出這種話來！這可不是和我抬槓子嗎？」葛雲伯冷笑道：「我一輩子做著秦府裡的奴才，幫著文老掙著檯面，好好的一家人家，挺挺的一戶字號，偏要自弄自的，弄他倒灶可還有什麼好講？我這話打今兒叫穿了，我也不怕什麼，要抽存款的盡著來抽！我已經預備好了！這不過對不起你老哥，你的上單，我可不能照解！一面我還要去找珍爺和寶珠請來，叫他們結一結帳，要拿錢，各人拿各人的折子來拿！承禧堂的折子，本是欠著號裡的，請你問一問令甥女，指定哪幾戶來衝抵？有餘、不足再說罷了！」

金有聲道：「照你老哥這樣說法，可不是一下子要了秦府裡的好看？」葛雲伯道：「這是令甥女要他夫家的好看！乾得我什麼事！這萬豐字號，本來是柳府上的陪嫁產，我保全這萬豐的牌面，只算保全那老東家的面子，無論怎麼樣，我必支持下來！令甥女既然信不過我，盡把文老名下的股本拆了去也得，只可惜文老一生何等轟轟烈烈，弄到後來，東府裡的名譽、信用，不免掃地！瓊二爺又是個糊塗蟲，由著瓊二奶奶胡乾去，將來不知弄到怎麼樣呢！」說著，竟自躺下牀去，抽他自己的大煙，再和金有聲講別

的話了。

金有聲道：「我兄弟是個忠厚人，雖也曉得自己甥女是個極有心機的人，但是這一件事究竟是不是我甥女在那裡作怪，我卻實在不知底細。不過，我甥女作事，何致不顧前後，直到這般地步？他把所有存款儘量抽去，不放心『萬豐』，倒放心誰？況且並不和我商量，只個裡面恐怕有些不實不盡。如今聽你老哥斬釘截鐵的這番說話，若是真個照此行去，所有上單，一概不解，那不是把個頂天立地的一個越國公府，一下子牽坍了嗎？雲老，你的話諒來亦非無因，不過，這個裡面或者不免有彼此誤會的地方，容我回去把我甥女接到家來，細細問他如何？」

葛雲伯聽著這話，便噴出一口煙，Q地坐起道：「你打算問他什麼？金有聲道：「我便問他，究竟這些存款，是不是他抽去的。」葛雲伯搖手道：「這些話不用問得！你豈有不明白你甥女的事？你只問他什麼意思，定要把『萬豐』的牌面和東府裡的聲名弄他壞來？」金有聲道：「如果確有這一回事，我也要嚴詞厲色的問他這話！」葛雲伯道：「那麼你去問明白了再來，我等著！」金有聲道：「你也太著急了！極快也得明兒上午方好來把你回話。」葛雲伯道：「那麼我便等到你明兒十二點鐘！十二點鐘敲過以後，你的上單到我號裡來時，我便截止不付了。」金有聲沒法，只得唯唯答應，逕自去了。正是：

容易推翻惟局面，最難猜透是人心。